

壮游

← (上接9版)

晃着缓缓移动,从山坡一路下到海边。原来,“自己走到海边”的岛民传说并不是无稽之谈。

拉普这个新说在专业学者中并没有很多信从者,但夏威夷的一个工程师听后大感兴趣,自己组织了一队人马加以试验。我看过记录这个试验过程的视频,与摩艾同形同重的水泥人像被绳索牵引,开头几次都失败了,不是倒伏就是纹丝不动,但最终他们找到了窍门,竟然把水泥人像移动了几十米。我向拉普提起这个视频和试验,他哈哈大笑,说他也是后来才听说这个试验的。“就我所知,”他说,“地球上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是用这种方式运输巨型石雕的,这也许是拉帕努伊人对人类文明的一项独特贡献。”

当然,拉普提出的这个运输方法还远远没有被同行们接受。如果他的假想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关于运输摩艾消耗圆木的传统解释就被消解了。拉普说,摩艾对森林消失并无责任,可森林消失也是事实,那么,是怎么消失的呢?“我们最近有一个新发现,”他说,“我们在火山湖泥土堆积中取样分析,发现在某个时期有特别多的甲壳虫,此前没有,说明是外来的。我推测这些外来甲壳虫是森林消失的罪魁祸首。”

生态变迁在地球上其他地方对人类社会有深刻影响,复活节岛自然也不例外。拉普说,同样的气候变化,对欧亚和美洲大陆的影响和对拉帕努伊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孤岛,生态系统是孤立的,一次大型震荡可能就造成不可逆的灾难。与此相应,岛上的人类社会也是孤立的,与人类其他群体几乎没有明显的联系。岛上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都是这种孤立、封闭的系统,自我恢复的能力非常有限。

说到与世隔绝,针对一般人所理解的岛上社会与人类其他社会完全没有接触,拉普说,不是完全不接触,只是没有成规模的接触。“1978年我们发现摩艾的眼睛之后,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为什么这些眼睛是嵌入式,而不是如其他玻利尼西亚岛屿那样的凸出式?我们知道秘鲁古人像的眼睛是嵌入式。那么拉帕努伊的嵌入式,与秘鲁的嵌入式,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某种传播、学习的关系?”换个说法,古代复活节岛人是不是到过南美大陆?拉普说,有证据显示太平洋群岛与南美大陆是有接触的,最为人们熟知的当然是甘薯。此外还有一些证据,比如,前些年在智利南部发现的部分古人遗



复活节岛的日出(潘隽摄影)

骨,有玻利尼西亚人特征;在阿根廷一个遗址发现的鸡骨,与新西兰毛利人的鸡有亲缘关系。不过,这类接触是偶发的、个别的、不连续的,不足以打破拉帕努伊社会的孤立与封闭。

就在我们用餐和谈话时,一个大约二三十人的中国旅游团进了餐厅。这样,加上原有的我们这一拨中国人,和另一个中国团,这家餐厅里几乎全都是中国人了。我对拉普说,我们今天来这里的飞机上,大约三分之一是中国游客,在机场看到另一架从大溪地飞来的飞机,下来的几乎全是中国游客。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中国游客对这个小岛有兴趣。拉普说,拉帕努伊旅游部门的数据显示,近五年以中国游客的数量增长最快、占比最高,听说主要原因是中国公司在太溪地建大型旅游设施,推动了南太平洋的旅游。“拉帕努伊和中国的空间距离正一天天缩短,我们越来越近了。”拉普笑呵呵地说。

从餐厅出来,我们和拉普告别,他祝我们在拉帕努伊过得愉快,我们祝他身体健康,希望还有机会见面。雨已经停了,西天黑云散开,露出深蓝色的天空,可是太阳早已沉入太平洋。

6

我们沿霍图·玛图阿大道向东跑,半个多小时内一直在机场旁边。小雨飘了二十几分钟就停了,东一片西一条的蓝天不知何时已多于阴云。再往前,离东海岸已经不远。天光大亮,头顶上的乌云变成了染着红晕的白云,机场狭长的跑道上反射着白白的光。机场南侧突兀而起的火山顶部云朵消散,只剩薄薄的一层雾气,浮游在黛色的草坡上。十分钟后,已经看得到机场的尽头。向前看,陆地消失的地方,远远地出现了色调很不均匀的海面,以及海天之际的云堆,如纵贯南美大陆的安第斯山脉一样。

霍图·玛图阿大道在下坡

转弯的地方结束。霍图·玛图阿是传说中最早迁徙至复活节岛的那批先民的首领,岛上许多传说故事都以他为中心。我读过(也许说翻过更准确)神父塞巴斯蒂安·恩格莱特(Sebastian Englert, 1888—1969)的《复活节岛传说》(Legends of Easter Island, 新整理版, 2001年),书里有专门一章《霍图·玛图阿的历史》。故事中有好些都与岛上的地理风物相关。比如,故事中解释霍图·玛图阿死后,守卫氏族为了防范别的氏族来偷盗霍图·玛图阿的尸体,把黑曜石破裂为小小的碎片,与土壤混合起来覆盖霍图·玛图阿的尸体,盗掘者若要掘发墓地,土壤中的黑曜石碎片就会割伤他们。这个故事大概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今天岛上到处都是细碎的黑曜石。

传说中霍图·玛图阿是从Hiva出发航行到复活节岛的,很多故事都讲第一批移民对故乡的怀念(研究者认为,这个Hiva可能就是南太平洋的皮特肯岛, Pitcairn Island, 东距复活节岛1900公里)。比如霍图·玛图阿的建筑师Nuku Kehu,他是移民中唯一会建造房屋的,别人跟他学习都没有学到精髓,特别是没有学会怎么盖屋顶,所以他死后复活节岛的房子很容易被大风吹掉房顶。离开Hiva时, Nuku Kehu没有带着他的妻子Maramara Kai同行,到复活节岛以后,他每次看到日落都会感伤难过,因为那是故乡和妻子所在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复活节岛无论古今主要的聚落都在西岸的几个海湾,古今岛民看日落的机会远远多于看日出。

记录这些传说故事的恩格莱特神父,以及和他一样在复活节岛上长期生活、为该岛的历史文化研究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那些欧洲传教士、探险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他们无一例外地住在西岸,也是看日落远远多于看日出。这些人中特别值得记住的,有法国传教士耶乌劳德(Eugène Eyraud, 1820—1868),英国人类学家劳特利奇夫妇(Katherine Routledge,

1866—1935, and William Routledge, 1859—1939),以及最值得表彰的德国传教士塞巴斯蒂安·恩格莱特。恩格莱特神父在复活节岛生活长达34年,见证并参与了复活节岛研究的现代转型。他和耶乌劳德,以及后来拉普的恩师美国考古学家威廉·穆洛伊(William Mulloy, 1917—1978)一样,长眠在复活节岛上。只是他们的墓地也都在西岸,他们至今仍在欣赏拉帕努伊的落日。

和太平洋群岛的其他岛屿,以及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相同,复活节岛经历了人类改造生态、生态适应人类的巨大变迁。英国人库克船长见到的复活节岛,与荷兰人罗格文最早见到的已有不同,劳特利奇夫妇见到的,也不同于耶乌劳德,恩格莱特后半生更是亲眼目睹了复活节岛在现代世界冲击下的深刻转变。岛上的植物、动物甚至人类文化都在或快或慢地变化中。然而,自从人类登上复活节岛以来,局限于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他们在西海岸看到的落日景观,应该基本上是一样的,是几乎没有改变的。凯瑟琳·劳特利奇在她那部著名的《复活节岛之谜》(The Mystery of Easter Island, 1919)中,多处描述复活节岛的自然景

观,只有几处写到落日,且未加渲染,至于日出,竟一字不提(也许怪我读得太草率都漏掉了)。

而我们就要看到日出了。在机场跑道的尽头,道路向东北偏转,一路下坡,海岸就在脚下。海洋深处,南美大陆的方向,原先的暗云霎时变得稀薄,镶在金亮的边框里。我们停下来,看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热烈,一点点温暖我们,一点点光耀夺目,终于让我们无法直视。

这是霍图·玛图阿看过的日出。在告别Hiva故乡之后,他们在太平洋的风浪里漂流了不知多少日子,在小船上每天都看着日出,看着日落,漂向不可知的东方、不可知的未来。这也是耶乌劳德、劳特利奇夫妇和恩格莱特神父看到过的日出。不同的是,对霍图·玛图阿来说,日落之地是回不去的故乡,日出之地却只是汪洋。耶乌劳德他们却知道,日出之地是最近的大陆,是他们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大门。

当看着太阳从东方海面升起时,我想到的是前不久还穿行其中、高耸入云、深藏着印加历史的、深褐色的安第斯山脉。

这一天是2017年10月12日。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与拉普合影(潘隽摄影)